

三、生命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诗篇》第139首第14节

在我们体内和周围有一个称之为“生命”的东西。谁也不清楚它是什么。老师问，“什么是生命？”一个男孩懒洋洋地答道：“我以前知道，可现在我忘了”。老师说：“这不是太遗憾了吗？唯一一个知道什么是生命的人，却把它忘了”。人们可以看到生命存在的种种迹象，如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繁殖等，却弄不清生命的本质。《美国百科全书》说：“现有对于生命的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1]虽然达尔文的自然学说早已传遍世界，^[2]他的儿子，乔治·达尔文教授却说：“生命的奥秘仍然和以往一样深不可测”。^[3]开尔文(Kelvin)爵士问同行科学家范里比格(Justus Vonliebig)男爵，草的生长是不是凭着化学的力量，后者答道：“植物学书上是这么说的”。

虽然无法给生命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但应该尊重生命。生命能使人的思想注意到那个能产生生命的力量。

如前所述，不设想有一个造物主，就无法解释物质的存在，连一棵苹果树都会是个解释不开的谜。构成一个苹果的化学元素不可能自己产生，苹果的种子有某种成分连分析化学也无法确定。凭借某种原动力，小小的种子能发芽并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根系除了固定的作用之外，还有某种原动力赋予它们吸收水分和营养的能力，此外，某种力量指引它们向着水源最丰盛之处生长。

这小小的种子还有向上生长的能力，它冲出泥土向着阳光生长。它逆着地心引力长出枝叶，又逆着地心引力从土壤里向枝叶输送珍贵的、维持生命必需的养料。某种原动力使叶片成为一个化学工厂，利用阳光从二氧化碳中提取碳，碳形成碳水化合物——再组成苹果的果肉。就连苹果的净包装（指苹果皮，

译者注）都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最后，某种原动力考虑到了为苹果工厂将来的定单准备新的种子。

从物质的存在上升到植物，再上升成到昆虫，我们在理智上就会强烈要求有位全能的、智慧的创造者存在。例如，干酪蝇开始时是一个小小的、脆弱的、只能在地上跳跃的蛆，怎么能演变成一个巧妙的飞行器，并且装备了天线、转向器和翅膀。^[4]这个不可思议的飞行器飞得那么快，我们连眼睛都跟不上。蝇转了半个身，头朝下六条腿朝上在天花板上着陆。从这里，用不着跑道，蝇又能随时起飞。科学家解释不了苍蝇的飞行机制，也解释不了它们是如何从幼虫变成蛹，又变成成虫的。他们用天生的“基因蓝图”或者“DNA密码”的指令来解释，实际上表明他们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提“上帝”的话，再无法找到其他答案。

数以千计的例子中，经常被称作“十七年的蝗虫”的蝉是其中一例。蝉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已知最长的是十七年。蝉在地下十八英寸处（在冻土带以下）生活十七年以后，会准时在5月24日钻出地面。其时，蝉还穿着像塑料薄膜一样的地下防护服。蝉脱去这层透明的防护服，在微风的吹拂下晾干还不曾使用的翅膀。交配以后，母蝉翅膀上装备着锐利刀锋，在小树枝的树皮上切开一个口，把卵放进去，在卵与树干之间切断小

[1]《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54年版, 查看词条“生命”(Life)。

[2]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是英国自然学家, 创立了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他写了赫赫有名和颇具争议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

[3]Sidney Collett著,《关于圣经种种》(All About the Bible), 美国纽约Fleming H. Revell Co. 出版, 无出版日期, 第212页。

[4]Rutherford Platt著,“奇异的‘双动物’动物”(Those Remarkable ‘Two-Animal’ Animals)《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1970年7月刊, 第33-40页。

树枝的4分之3。树枝死了，掉落到地上，把蝉的卵带到泥土里。卵孵化后，幼虫钻进地里，又开始了十七年的周期。成年的蝉只活三个星期，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后代，是什么原因使它们这样做的呢？在三个星期的地上生活中，蝉用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来保护自己不被鸟儿吃掉。普林斯顿大学声学研究所的西蒙斯(James Simmons)博士说，这种鸣叫声在60英尺以外测量，可达到80到100分贝。噪音可以破坏耳鼓膜，驱走鸟类和其他动物。某种原动力赋予蝉一块微小的肌肉，在发出鸣叫之前将鼓膜自动破坏掉。科学家们确切地知道该肌肉如何运作，但他们不清楚蝉是如何进化到这一步的，能够在一个春天里完成交配，并将自己这个物种保存下来。他们也无法解释蝉蛹在地下十七年携带的“天生的年历”。

在鸟身上有一种更高级，也更神秘的生命形式。在鸽子中，雄鸽白天孵卵，雌鸽夜间孵卵，持续14到19天。如果说鸽子只是一个充满化学物质的皮囊，则人们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会放弃半个月的自由来孵卵。在皇企鹅中，只靠雄鹅在不进食的状态下持续孵卵60天。若对此给予化学上的解释，一定很有趣。谁也不懂为什么封闭状态中生长的金丝雀造出的巢都与祖先的一样。在加州圣胡安·卡比斯塔诺(San Juan Capistrano)燕子每年约10月23日离开它们的泥巢到南方过冬，来年3月19日返回。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候鸟就能在秋天独自飞到南非，再于春天返回，尽管这是首次迁移。实验数据分析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目前所知最长距离的迁徙是燕鸥从北极飞到南极，达7200英里之遥。“此种能力的机理尚无人知晓。”^[5]据推测，燕鸥可能具有某种“磁性意识”，或者说它们的旅行是鸟类对自己种族历史上的某个习惯性事件的反应，也就是说它们在飞回到“祖宗的家园”。这些推测不过是无力的科学在挣扎。马恩岛(Manx)剪嘴鸥12天前从美国麻省放飞，仍然知道飞回3200英里以外威尔士的鸟巢，其精确的导航知识任何人都不具备。信仰上帝的人懂得为什么鸟儿具有方向感和定时能力，对此唯物论者无法解释。

实际上，人们对高等动物的了解并不比对低等动物

和植物的了解多。应该说，每种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只是更清晰地证明其创造者是一种更伟大的生命形式。

就拿那只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女主人的180磅重的圣伯纳德犬来说吧。1969年4月，在阿拉斯加，戴维·格拉提亚斯夫人听到后院传来一阵声响。她放出爱犬，走出小屋，没有关门，这样她两岁的女儿从睡梦中醒时，她就能听得见。在后院里，她看见一只灰熊幼崽。意识到母熊一定就在旁边，她便赶紧跑回到女儿那儿去，却发现自己被母熊堵在了墙角里。她脚一滑，跌倒在冰地上。倒地之时，身躯巨大的熊袭击了她。就在她因为失血和恐惧要昏迷的时候，看到爱犬向灰熊发起了挑战。这犬机智地挡在妇人前面与熊周旋。最终，熊放弃，走开了。妇人恢复知觉时，爱犬正在舔她的脸。^[6]如果你的哲学局限为机械决定论，你无法解释一团180磅的化学物质如何能有这样的惊人之举。忠诚和勇气是碳和钙所不具备的品质。

这180磅重的化学物质如何碰巧具有了生命，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大多数科学家会说，这些物质起初是原始水塘中汤羹般的有机分子，经过物理化学反应，变成了活的、果冻一样的物质，或者是节奏振动的泡沫，再意外地演变成了原始生质细胞。科学家拥有丰富的词汇来解释这一切，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无神论生物学家罗斯坦德(Jean Rostand)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我仍然怀疑化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用的普通分子是否真的就是组成生命和思想的分子。”^[7]他们应该向我们解释原始液体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使有机分子得以形成。原始水塘和有有机分子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一定是创造出来的。

此外，如同物质有个创造者，物质中的生命也有个创造者。如果层次更高级的造物主能把生命灌注到物质之中，那他一定也是活生生的。

[5]《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64年版)，查看C. B. Williams所著词条“Migration, Animal”(迁徙，动物)。

[6]《俄克拉荷马人日报》(Daily Oklahoman)，1970年8月18日第12版。

[7] Jean Rostand. 著，《一位生物学家的观点》(A Biologist's View)澳大利亚墨尔本William Heinemann, Ltd. 于1956年出版，第23页。译自Ce Que Je Crois (Paris: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